为本书中译本典藏版写导读的中文学者（由于电子版的排版疏漏，笔者并不知晓其姓名）认为，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义和团只是作者柯文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这一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免过分强调了本书的理论性质，更合适的看法，是将本书视作理论与实践巧妙结合的典范之作，作者围绕一历史事件——义和团，展开了三个层面——即本书副标题的事件、经历、神话——的探讨，为读者展现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书的三个部分如果分开来看，都可以独立成章，都是一篇优秀的历史论文。但合在一起后，产生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在其中作连接、升华作用的，便是作者关于历史研究的思考。本书所想要阐释的核心观点是很简单的：历史研究工作难以尽善尽美，人们创造的历史（即所谓“真实”的历史）与之后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的差异。义和团事件是具体展现作者思考结果以及论证过程的工具，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不过鉴于作者对于义和团历史的研究也是深入的，它本身便自有价值。

本书第一部分“事件”，最为简洁，也最缺乏个人色彩，作者以尽可能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方式，讲述了历史学家对于义和团事件来龙去脉的理解。第二部分则依赖于大量的口述历史材料，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使得这一研究方式成为可能，主角是那些参与义和团运动并幸存下来的人，以及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后者的运气则未必如前者那般。第三部分“神话”，作者考察了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的种种关于义和团的神话说法，它们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前提下，做了某种程度的曲解、抽离、美化或丑化。

说起来，无论是将本书的“历史哲学”抑或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分开来看，其成就、价值都只能算是优秀但绝称不上典范，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看法，都已经被前人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所提出过了。作者的成就还是在整合上，将所有的在这些作为一个整体统统放在了一本篇幅中等的专著中，给予读者流畅的、连贯的感受，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统一。

就本书的历史研究来说，其实三部分都有各自的缺陷，“事件”中缺乏了历史细节、价值的评述（最好是正反两方都有）；“经历”部分缺乏整体性的视野；“神话”部分所引用的看法，固然是偏颇的，但其中可能符合实际的部分值得被收集、整理并经由史学家的眼光加以输出。因此，如果从历史的而非历史哲学的来看，本书的结论部分可补充上一些内容，是对义和团事件完整的评述。

历史研究的困难，作者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其中的关键之一，是对所叙述的对象有足够的理解。有趣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可能正犯了理解不当的错误，作者行文中时常会引用一些非历史领域的知识作为比喻、引子、例子，在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时，作者的表述展现出其要么是不理解此书的主旨，要么是对文学的手法并不熟悉。所以，作者既是为我们展现了正面的案例，也亲身扮演了相反的角色，更提醒读者历史研究的不容易。

最后不妨以作者为中文典藏版写的再版序中的一段话作结尾：“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民时，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使人们更难以理解那个文化中那些复杂的、常常矛盾的因素，难以理解那个文化的前后变化，而且看不到这些人民的思 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和行为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这也是极好的提醒。